

鹿之夢

焦裕凡下個月將滿三十了，一個月領扣除勞健保後剩餘的兩萬九千多元薪水，再扣除每個月八千五百元的房租、四千元就學貸款、五千元孝親費、一萬元的生活費，還不包括突如其來的應酬、交通，一個月可以用來儲蓄的金額不到兩千元，別提買房買車，入社會後戶頭攢下的錢甚至不足十萬。

「我都快三十了，連十萬都拿不出來。」

加班後泡酒吧的時間越來越長，酒也跟著越喝越烈，焦裕凡發現入社會的時間越長，人也會跟著精明起來，幹他們這一行的最講求效率，這杯酒必須夠有效率，能一下達到他追求的飄然。三分之二杯環遊世界下肚，焦裕凡感到渾身發燙，眼眶緊緊的，腦殼疼的彷彿下一秒就會崩裂了。

「慢點喝。」

酒保曾定與焦裕凡相識許多年，對他下班後來找自己喝喝小酒嘮嗑一頓的習慣早已見怪不怪。

「我就知道你會成功。我早就預料到了……嗝，你看看你，這麼年輕就開了一間自己的酒吧……嗝，哪像我……他媽的。」

「你別喝酒，把錢存下來，幾年過去戶頭裡的數字應該能好看點。」

曾定不好意思去潑焦裕凡冷水，他當初不惜一切也想把店開在市中心，沒想到光是店租就壓得他喘不過氣，開幕第一年生意還算好了，誰知道第二年就碰上了全球疫情，來客數大大減少不用說，幾個月下來那營業赤字更是一天比一天猖狂的，曾定好幾個晚上睡不著覺，就怕有一天撐不下去，只要一想到店倒了自己多年的辛苦也通通白費了，就會下意識的去啃咬指甲，他人光羨慕表面，背後辛苦就無心知道多少了吧。

「你知道嗎？」焦裕凡面前的玻璃杯空了，他漲紅著臉粗魯地解開繫在脖子上的格紋領帶，「像我這種社畜……幹，一個月領不到三萬，加班整理廠商名冊、趕報表趕到凌晨四點才下班，然後操你媽想領那幾塊加班費，還要看別人臉色我操。」

曾定聳肩，將一杯水推至焦裕凡面前。還能怎麼辦，為了在台北生活下去誰又不是這樣竭盡全力了，來不及提議招待一杯特調，焦裕凡若一隻報時的布穀鳥，從高腳椅上倏地彈起來了，「走啦，明天九點要進公司開晨會。」西裝外套一甩，歪七扭八的踉蹌地推門離去。

外面只有十三度哩，好歹把外套穿上吧。

清晨八點，不，應該是七點五十八分，焦裕凡就被窗外轟隆作響的機械聲吵醒，耳畔還夾雜著昨日聽到的最後一個聲音——曾定叮囑他把外套穿上的喊

聲。

「媽的。」焦裕凡氣極了，憤怒的躁下床使勁甩上窗戶。

「通通給我閉嘴，你娘哩，剛蓋完一棟現在又在鑽什麼鑽，他媽的，你蓋再多老子也買不起，他媽誰買得起。」

以前在老家唸高中的時候，焦裕凡總覺得鬧鐘是世界上最煩人的東西，他沒想過的是鬧鐘按一下就會停了，惱人的施工會一路從早晨持續地不間斷地鬧到傍晚，一鑽就是好幾年。

有時焦裕凡加班應酬到夜半，到家時窗外已透著淺淺微光，他很累，可躺在床上卻怎麼樣也睡不著了，滿腦子都在想著：再兩個小時四十四分鐘後就要開始施工了、再一個小時五十三分鐘後就要開始吵了、媽的、幹、不用睡了不用睡了。

麻木的感覺會由手指開始蔓延開來，至手腕、肩頸、頭頂，待鑽頭一打入地面發出第一聲響，焦裕凡便會大罵一聲，幹，然後「碰」的一聲重重擊打著那張據說比較好入眠的獨立筒床墊，焦裕凡會隨著籠罩整棟公寓的捶打重擊，用力的洗漱、用力的梳頭、用力的繫領帶，然後用力的甩門而出。

焦裕凡有個大學好友跟他在同一棟大樓上班，為了節省房租在桃園租了間雅房，一個月只需負擔六千元的房租，可每天早上五、六點就必須起床準備，來回往返的機油錢與交通費加總起來雖不會多於八千元，耗費的時間成本卻十足驚人了，而就在上個月那名好友告訴他，租屋處附近有了一些建設規劃，未來有機會發展成文化商圈，因此一一也開始施工了。

上班的路上焦裕凡會經過幾間咖啡廳，他習慣帶杯大杯熱美式搭乘通往十一樓的電梯，清晨醒來就感到喉嚨有些腫脹，本以為喝幾口熱咖啡就會好，沒想到連頭也開始痛起來了，焦裕凡心煩的想著：只求等會兒的晨間會議輪不到我發言就好了。

走進辦公室，隨意吞了幾顆放在抽屜裡的感冒藥，焦裕凡擔心藥效會使自己在開會時打起瞌睡，他又匆忙灌了幾口咖啡，便被同事催著開會去了。

也許是早晨開會的緣故，會議室裡瀰漫著濃濃的咖啡香氣，說也奇怪，咖啡是個很奇妙的東西，它會隨著環境改變週遭氛圍，方才步入咖啡廳時焦裕凡分明有種心神安定的感覺，怎麼現在卻覺得這股味道讓整間會議室的窒息感更加厚重了，最後一個入場的同事將門給帶上的那一刻，焦裕凡頓時感到呼吸系統的停擺，他微微扯開領帶，想藉此削弱惱人的窒息感覺。

「安謝爾斯跟莫蘿絲這兩間公司是誰負責的？」

沒想到會議開始沒多久，焦裕凡負責的兩間廠商便被雙雙點名。

他不由在心底嘆了口氣，緩緩舉起手來。

專案業務經理見狀，氣得將眼前一整疊資料甩上桌子。

「你的廠商要申請退展，胡來！」

焦裕凡感覺全身所有的血液在那一瞬間通通衝向腦門，斗大的汗珠不住自

額頂冒出來，一時間他腦筋空白什麼也答不上。

「我問你離展期還有多長時間？為什麼到現在還會遇上這種問題？是你不會溝通還是沒有能力？這種廠商為什麼要找來給公司添麻煩？」

經理發起飆來從喉間滾出的聲調聽著就像一頭發了瘋的鹿。

這種狀況焦裕凡根本不知道該回些什麼坑坑疤疤的說：「抱歉、經理，我不能給我一點時間，可能的關係我……。」

「你知道今年參展企業比去年少了三分之一，攤位場地跟主視覺都規劃得差不多了，新聞稿發了，宣傳網站的廠商名冊也都公開了，說不來就不來，接下來是不是大家都這樣說不來就不來就好？展不用辦了！公司也不用開了！」

焦裕凡當然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了，其實廠商不來也罷，反正訂金當初在簽約的時候都談好了。偏偏今年觀光旅遊業不景氣，展場規模連帶受到影響了，當初在跑業務時他們部門的同事各個怨聲載道，尤其是負責郵輪公司還有航空公司的同事，那時焦裕凡還挺慶幸，自己的客戶名單中主打國內旅遊的企業還真不少，可現在好了，什麼時候不要賴，申請核准了、訂金付了、攤位也為他們預留了，竟然這樣背後捅他一刀。

「學長，你也別太自責了，其實這也不是你的問題，今年的規模跟去年比真的縮很多，上面也給經理很大壓力。」鄰座同事在會議結束後，好心遞了杯即溶咖啡以示安慰。

面對這樣隔靴搔癢的關心，焦裕凡賣力擠出一個職場專用微笑，和氣地接過同事的好意。他滿腦子都在思考，該如何與這兩間背棄自己的廠商低聲下氣，乞求對方至少參與完這個展期，好讓自己有個交代。

午休時間，同事們紛紛離開座位用餐，焦裕凡因為劇烈的頭痛只能虛弱的伏在辦公桌前休息，早上一下喝了兩杯咖啡，胃裡的酸液不安分的翻攪著，焦裕凡心想：幸虧辦公室裡沒長幾顆健康的胃，待午休結束後隨便找個人借胃藥吃得了。

「你竟然……還睡得著？」

半夢半醒間有人突如其來的出聲，嚇得焦裕凡猛然坐起身。

穿著西裝的馴鹿站在焦裕凡的辦公桌前面一口又一口吃掉熬了好幾個晚上辛苦整理出的廠商名冊還有一些兒報表。

操你媽的。他憤怒吼。

黑色的血從馴鹿的口中裡外噴出，被牠吃進去的一些些紙張竟長出鋒利的齒輪子從馴鹿的食道氣管胃噴湧出來的噴濺到焦裕凡臉上。

有人在喊救命他聽到救命救命有男有女救命最後發現是他自己。

焦裕凡快溺死了溺死在，那灘黑色的血裡了。

忽然間一個猛然的巨響轟隆隆的響很混亂但是馴鹿死了周圍變得好吵好亂好雜好想去死操你媽。

怪手開進來了公司的牆被鑿開了一個大洞馴鹿就這樣被輾死了開心死。

焦裕凡想高舉雙手歡呼但是怪手輾死馴鹿後朝他開過來了，胃快痛死他媽的，怪手來了大家都得死全公司的人都死了他也要死。

臨死之前他突然想起曾定那間小小的朋克風酒吧裡面，曾經一隻踩著高跟鞋的乳牛說自己被一隻豬逼得走投無路了所以所以花了很多很多算命錢去算命。

他都快死了三十歲了也一事無成這……樣這樣應該也算走投無路了。怪手來了他就得死。他會死被徹徹底底的壓死。

一身冷汗的醒過來，焦裕凡發現窗外的工地又開始施工了。

「媽的，什麼烏夢。」

昨天晚上他在公司處理廠商退展的後續鳥事直到凌晨十二點，但是他還是失敗了，掛上電話時他只覺得有千萬隻蟻在齧咬他的指尖，這種又麻又痛的感覺一路蔓延到了心臟，就算焦裕凡一整天下來陸續吞了三顆感冒藥、兩顆胃藥，他的身體依然沒有要放過他的意思，為了麻痺這些不爽，對，不爽佔了所有問題的絕大部分，所以他跑去曾定的酒吧待到凌晨四點才回家，難得的週六，卻被這該死的施工給毀了，他只睡了三個半小時，他媽的，還是很不爽，甚至比喝醉前還要更加的不爽。

還有那個莫名其妙的挖掘機輾死馴鹿的夢也讓他感到不爽。

頭又更痛了、連胃也開始隱隱的痛起來。

也許是昨天曾定給他調了一杯名為「似夢非夢」的特調，喝起來有淡淡的花果香，可是其實是後勁很強的那種地獄混酒。怪不得，他覺得醒來後對於清醒前的記憶有些顛三倒四的，焦裕凡苦笑往牙刷的刷毛上鋪牙膏。

經理傳來的訊息還躺在手機裡，他不敢點開，不知道為什麼昨天的夢讓他有很不好的預感，焦裕凡覺得自己沒有好運氣，他只是一直在逃避，上個月公司資遣了十多名職員，他僥倖逃過一劫，只是這樣的僥倖不知道可以持續多久。

要不去算命吧？心裡響起這個聲音，一些碎片突然猛力地刺向焦裕凡的腦子。

他是算過命的。他的前女友是熱愛算命的。

講白了也不是段多美好的回憶，焦裕凡的前一任女朋友是個迷信的人，拍過幾部三流的紀錄片，還是個有些瘋癲的人，大學時期就時常拉著焦裕凡去龍山寺附近的地下街算命，前女友說自己的夢想是成為厲害的導演，焦裕凡覺得不可能，但他還是會勉為其難地配合她，說她一定會成為一名成功的女導演，她說她要當導演不要當女導演，她總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堅持讓焦裕凡煩躁不已。

前女友說自己可能不會結婚，因為影視製作公司是個要往上爬就必須踩著別人往上爬的地方，想成為導演的女人如果結婚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弱點，焦裕凡覺得她瘋了，於是前女友開始歇斯底里的找他麻煩，說他不尊重她，他們

開始吵架，公寓的隔音設備不好，樓跟樓之間的距離太近一棟樓又住了太多太多的人，吵到警察都來了，因為前女友說她要死，她就是個瘋子。

焦裕凡覺得女人很麻煩，因為她們永遠搞不清楚自己要什麼，也搞不清楚男人要什麼，她們喜歡把事情複雜化，分不清現實跟理想的落差，殺豬殺豬艷女艷女到底在說什麼他根本聽不懂，好在分開了，偏偏說到算命，又會讓他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來。

焦裕凡有夢想，誰沒有夢想，他羨慕曾定年紀輕輕就擁有一間自己的酒吧，可是他做不到，因為他是北漂來的，他要付房租學貸還有一堆貸款，他需要這分工作，而工作太忙他沒空做夢。

他媽的。也許是真的覺得自己走投無路了，焦裕凡走進那間算命館之前忍不住在心裡暗罵一聲，真是操他媽的。

想當年女友墮胎前也曾經拖著他來算命，他以為女友不會想要這個孩子，剛好那個時候的他也沒有能力負擔多出來一個孩子的花銷，結婚太早、當爸也太早，反正女友想要拼事業，那就不要了吧，不要就不要墮了得了吧，這麼簡單的事情還要算命？女人就是麻煩死。

當時算命老師說女友的鼻子太瘦下巴太尖沒有幫夫相，說女孩的面相要好幫得到男人才叫做好的面相，而男人的面相主要就是看事業和財運，不夠的，女孩補，他的前女友補不了，焦裕凡暗自慶幸，孩子墮了要斷也能斷得乾淨些了，反正他也早就受不了女友總是把自己的失敗推到他身上，而算命老師幫他扳回了一城，女友的失敗不是他害的，但是他的失敗卻可以是那個沒有幫夫運面相的女人害的，焦裕凡為她感到可惜，別說當上女導演了，以前女友極端的個性，成為瘋癲的老處女只是時間的問題。

「你今天想要問什麼問題？」

地下街的算命館隔音也不太好，隨意搭幾片老舊的木板間隔，焦裕凡甚至聽見隔壁有一組女大生在問感情很幼稚。替他算命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太婆，臉上的皺折和乳房都是下垂的，和他們公司裡年輕漂亮的女同事是兩種不同的生物。

「事業。」

老太婆接過焦裕凡寫有生辰八字的紙追問了句：「要幫你排完整八字命盤，還是算米掛？」

「差在哪？」

「完整命盤一千六，米掛算一次五百。」

「五百的就好。」一千六？他才沒有那麼多閒錢。

老太婆煞有其事地點了一支香，叫焦裕凡從一個銅盤裡拈上三戳米，焦裕凡看不懂老太婆在做什麼，見她微微蹙起眉頭，他也跟著緊張起來。

原來是真的會緊張，當初女友在問該不該把孩子生下來時，她全身都在顫抖且渾身發燙，焦裕凡以為那是女人懷孕時都會有的生理反應，沒想過可能有其他理由，只是理由是什麼他至今都搞不懂，只知道墮胎後，女友就開始歇斯

底里的衝他發瘋，說得好像是因為他不願意負責才必須得要拿掉孩子，她可以生啊，但重點是養不起，若養不起還要生那才叫不負責任吧。

瘋女人。

「過一陣子後你的事業會出現轉折，不是往好的。」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當年女友說的也是「我」不是「我們」而現在焦裕凡說的也是「我」因為事業是他一個人的事。

「工作上容易出現紛爭，我看到了不太好的卦象，最近要慎防血光之災，今年貴人運還有財運都很差，事業方面可能會有大幅度變動。」

瘋女人。當年算命師建議女友把孩子生下來，焦裕凡就是這麼說的，他大發雷霆，他打了她，打了懷了孕的女友，他有掌控力道但他那陣子壓力太大了，他往她的臉打了一下，女友崩潰大哭一個禮拜後就把孩子給拿掉了。

他對她說，把孩子拿掉才能追求導演夢，要成為女導演不容易，挺著大肚子的女人什麼也做不了只會給別人添麻煩，他對她說恭喜恭喜，她自由了，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然後說，分開對彼此都好，他支持她。

「寶貝，這一切都是為了支持妳的夢想，是妳讓我走投無路。」他說了「我」不是「我們」。

走投無路的時候就去算命，算命的會證明像你這種爛人，老天爺都不可能會幫你。這是女友臨走前留給他的最後一段話，焦裕凡覺得更像是詛咒，因為他剛剛親耳從算命師口中聽到「血光之災」四個字。他不是個迷信的人，所以當時不管算命師說什麼他都要女友拿掉孩子，但是碰到自己的事他不能不迷信，他才三十歲，人生才正要開始，他想要趁年輕多賺一點錢，房子是肯定買不起的，但至少泡酒吧的時間可以拉長些，他要近距離去接觸他所羨慕的人生，曾定的酒吧帶給他夢想，就如那杯名為「似夢非夢」的特調，如果可以的話他想要一輩子都有個買醉的地方，他可以把那裡當作現實，離開那裡後的一切才是一場夢。

接下來的幾天，血光之災這幾個字像是影子般緊追著焦裕凡，他的失眠嚴重了起來，胃痛、頭痛、手腳也麻木起來，隨時都在擔心有壞事發生，焦裕凡甚至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聽見嬰兒的哭聲，他覺得自己瘋了，緊接而來的施工的聲音確實也把他給逼瘋了。

他頂撞了經理，在旅展結束後的一場例行會議中，像他瘋了的前女友頂撞他一般，瘋了似的對著經理那張坑坑洞洞的臉上罵，他什麼都罵，具體罵什麼不記得了，他受夠了，媽的，瘋女人，該死的瘋女人。

經理朝著他丟了一疊文件紙，焦裕凡的臉上被劃開了一道口子，他受傷了，卻很開心，血光之災化解了，可他還是睡不著，他開始擔心「事業上的巨大變動」，他後悔自己的衝動，後悔自己像個瘋女人。

人事異動報告出來前的那一週，焦裕凡反覆做著馴鹿噴出黑血的夢，他的失眠越來越嚴重，頭也越發的痛了。他記得他是先接到公司電話才看到人事異

動報告的，他去公司大家跟他說著恭喜恭喜，恭喜他成功了，該死的算命老太婆，他成功了，他沒有被資遣，工作上出現巨大變動是因為他打敗了那個該死的瘋女人。

專案業務經理已經快四十歲了，好不容易懷上孩子在公司最忙的時候說要請產假了，這一次是焦裕凡打敗她了，輕輕鬆鬆的，他終於殺死那頭該死的馴鹿而他卻活下來了。他以為自己再也不會夢到馴鹿，沒想到馴鹿還是出現了，從馴鹿的黑血裡噴湧出一個血淋淋的嬰兒，那個嬰兒長了他前女友的臉，猙獰的貼著他的臉怒吼道：像你這樣的爛人，老天爺都不可能會幫你！

不是的，他成功了。就結果來說焦裕凡是真的成功了，他接替了業務經理的位置，他對著那個長了前女友臉孔的噁心嬰兒吐口水：呸！我才不需要老天爺幫！該死的瘋女人！殺掉妳的瘋孩子是正確的！

那個噁心的嬰兒哭得像個受害者，焦裕凡覺得自己才是受害者，這些夢讓他的頭痛越發嚴重了，他才是受害者，他覺得自己好像生病了，但是他剛剛升職不能倒下，但他還是倒下了，在一場例行晨間會議上，焦裕凡已經將近兩個月沒有好好睡上一場覺，他忽然喘不過氣昏了過去，被送到了急診室。

他真的病了，他會沒來由的心悸、手抖、頭痛、胃痛，他全身上下都不舒服，醫生說要住院觀察，他不要，因為好不容易他就要成功了，但醫生說不行，所以焦裕凡做了好多檢查，心電圖、超音波、抽血都說著他沒事，但他還是睡不著，還是會手抖心悸胃痛，只好去掛身心科了，穿著白袍的醫生說是自律神經失調，現代人工作太忙碌很多人都會這樣。因為自律神經失調焦裕凡的工作效率變得很差，只要一工作就會手抖心悸渾身不舒服，他也還是失眠。

焦裕凡因為身體狀況不佳長期請假不久後就也被資遣了，曾經遞給他咖啡安慰他的那個學弟取代了他的位置，那天晚上焦裕凡做了決定決定去曾定的酒吧喝個爛醉，沒想到才幾個月不見那間窄小的朋克風酒吧卻消失了，包上厚重的木板和保麗龍，曾定最引以為傲的吧台沒了，滿屋子的酒櫃也不見了，一些雜物被搬出來堆放在門口。連個通知也沒有，焦裕凡是徹底崩潰了的，他掄起拳頭往牆上砸去了，砸到隔壁居酒屋的老闆跑出來關切了，他說曾定自殺了但是沒死成，還說曾定已經兩個多月沒有繳房租了，一年多來一直拖拖欠欠的，還說因為曾定的關係這一區的房價怕是要跌了，還說現在的年輕人抗壓力怎麼就都這麼差了，憂鬱怎麼就變成國民病了，他們那時候過得更辛苦都撐過來了，焦裕凡讓他閉嘴，他罵他瘋子，他也罵他瘋子。

回到家以後，焦裕凡瘋了似的把酒櫃裡所有的酒通通拿出來，冰箱裡有一點迷迭香也給拿了出來，他發了瘋地想要嚐到「似夢非夢」，儘管他還是心悸還是頭痛也依然睡不著，他把從醫院拿來的那些藥通通倒到水槽裡他不需要，他哪裡會需要他又沒有憂鬱也並不焦慮他才不需要鎮定劑他只需要曾定和曾定的酒吧，幾杯烈酒下肚焦裕凡早已分不清自己在喝什麼了。

他又看見那隻馴鹿馴鹿的角長出來了之前的馴鹿是沒有的，馴鹿不穿西裝了他踩著高跟鞋鞋跟是那麼的尖發出叩叩叩的聲音，馴鹿走到一面鏡子前鏡子

裡卻是焦裕凡的臉有時是曾定的，突然間馴鹿頭上高傲的角猛然崩裂了下來，崩下來後從頭上噴湧出極黑的血，馴鹿的臉轉瞬間顯得猙獰了起來，焦裕凡耳畔又一次響起了那句詛咒：像你這樣的爛人，老天爺都不可能會幫你！長了他的臉的沒有角的馴鹿對他說，嘿！你怎麼這麼久沒來了？

馴鹿站在吧檯前表情有些許責怪，你的店還在啊！焦裕凡開心的拉開鐵灰色高腳椅，點了一杯「似夢非夢」，今天店裡有點吵焦裕凡的頭卻不那麼痛了，他聽見叩叩叩的聲音，曾定告訴他忍耐一下就好，每一件事情都是這樣忍耐一下就好的，好不了的就是沒忍下來罷了，焦裕凡笑了，只是突然間身體怎麼就騰空了，曾定的臉變成了那隻馴鹿的樣子是長了角的，他的表情好失落好失落好像在告訴他他好不了了，因為聲音太大了隔音太差了樓上一直空著的房間搬進一組新房客了，他們搖晃著焦裕凡要他把馴鹿頭上的角給摘下來了，窗外，打樁機先是空轉了幾聲鑽入到地面，好像擊打到了什麼，什麼硬生碎裂，還來不及確認，緊接而來又是另一聲巨響，似乎又有另外一些什麼被硬生生地擊碎了。